

所见明刻本李开先《闲居集》及其他

卜 健

一、北京图书馆藏《闲居集》

五十年代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路工先生辑校的《李开先集》（凡三册，前两册为诗文即《闲居集》，第三册为戏曲、散曲与杂著）。此集的出版无疑对李开先研究带来了许多便利，许多中外学者至今仍据以为李开先研究的基本资料。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路氏是在不知有刻本《闲居集》的情况下，依据一个不完整的钞本来整理付印的。对于其中《闲居集》问题，今天应据明刻本作一些澄清。

《闲居集》是李开先归田后的诗文结集，收入了李氏自嘉靖二十年辛丑（1541）罢官返乡至隆庆二年戊辰（1568）病逝凡二十七年间几乎全部诗文作品。李开先对文集分卷的通例颇不以为然，其《闲居集》仅标为集之几，曰：“予自杂著外，集亦不分卷，凡十二厚册。”（《闲居集·吕江峰集序》）十二集中，前四集为诗，后八集为文。路工《李开先的生平及其著作》（见《李开先集》）论及该集时说：“《闲居集》是李开先的诗文总集，共十二卷，其中四卷是诗，八卷是文。历来只有手钞本，没有刊刻，所以流传不广。本集据以刊印的也是一个手钞本，它的内容是否完备很可怀疑，因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同志出门组稿时曾在济南发现另一个手钞本，其中很多七言律诗为十二卷的手

钞本所没有，因此在刊印时把它补了进去。可能还有遗漏，只好等将来发现后再为补充。”济南钞本的情况，由于路文未作介绍，今不详。由于路工辑集《李开先集》时没有看见过刻本，因而本文有必要把《闲居集》的刊刻和收藏情况作些交待。

首先，《闲居集》不仅有刻本，且经过数次刊刻。关于初刻本，弭少庵在集之四后的跋语^①中述之较详：

右诗四册，中麓李先生还山后作也。尝自称《闲居集》往往随意成之，信笔书之，不用苦思，有如宿构，多有未及登册而失之者，存者亦无詮次。……邑人得其诗于散失之余，比其类而分之，每一册则称集之一，第二册则称集之二，以次挨去。改卷为集，虽从其意；寿集于木，则违其意矣。

“身隐焉用文之”，是虽其本意，然名作不可终藏，众相知遂合力刻之。初欲并刻其全集，然前作坚不肯出，无奈何先以此肇其端云。

这篇跋文作于嘉靖三十六年八月，是知《闲居集》付刻即此时，然所刻仅诗四集。（后此，文八集亦续有刻成）这便是嘉靖原刻本，今未见有流传。

《闲居集》刻本传世较少，但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收藏该集刻本四种，有三种标为“嘉靖刻本”，以装订册数分为：

十二册本 采号13399，钤有“东莞莫氏骥号天一藏书之印”、“东莞氏五十卷楼”等四印章；

二十六册本 采号13820，有少量缺叶；

三十册本 采号27673。

此三种所谓“嘉靖刻本”版框格式均无差异，皆为半叶九行，行十八字，四周双线，黑口，双鱼尾。但内容上有一些差异，如三十册本集之一“七言古诗”《仙子跨鹤图为高鹤泉乃堂庆寿题》，十二册本作“跨凤图”。

北图善本部又收藏有标为“隆万间刻本”之《闲居集》一

种，行数、字数同前述三种，然版式、字体、框高均不同，板刻亦粗糙。文集中体例、序次，又与所谓“嘉靖刻本”全同。

三种所谓“嘉靖刻本”，都收有李开先作于隆庆年间的诗，如《丁卯元日》、《戊辰元日》等。丁卯为隆庆元年，故诗中有“改元不改昔繁华”句。戊辰为隆庆二年，此年的二月十五日即元月赋诗的一个半月后，李开先因病长逝。因此，所有这些《闲居集》刻本实非成之于嘉靖朝，而当属隆、万间刻本。

刻本《闲居集》在内容上与辑校本《闲居集》有些差异：

（一）刻本诗四集，按诗体分类，每类中则大致以写成年代的先后次序入刻，编纂较为系统化；辑校本则既以诗体分类，又以内容分类。如《中麓山人咏雪诗》七十五首，非一年所制，诗体亦有五言、六言、七言律绝之不同，刻本散入各体中，辑校本则集中在一处。

（二）检索诗文篇目，刻本显然为足本，辑校本则缺失甚多。如诗七律《张东沙尚书寄惠〈艺园文集〉且以李太白过许久无便力报谢用石城诗韵奉怀以后俱石城韵》，题下标注：“共七十六首”，刻本恰如此数，辑校本则仅七十二首，逸去四首。

（三）缺漏的篇目，有一些虽然在它处尚可以看到，但文字不同，往往会造成很大的误解。如《宝剑记序》，在明嘉靖刻本《宝剑记》^②卷首亦可见到，作“嘉靖丁未岁八月念五日雪簑渔者漫题”。“雪簑渔者”为开先好友苏洲之号，自李开先返乡后，两人长期交好，读者对此序主笔者当深信不疑。但检刻本《闲居集》，竟见收入此序，题目下有单行小字注曰：“改窜雪簑之作”，是知苏洲仅为草拟者，而改定者则仍是李氏自己。又此剧后所附序言，题“嘉靖丁未闰九月同邑松涧姜大成序”。按姜大成为致仕县令，已先此六年去世，如何能作此序！但见刻本《闲居集》亦录此序，注曰：“托姜松涧为之言”，是可见为李氏托名之作。

二、首都图书馆藏崇祯刻本《闲居集》及

其附录《先太常年谱》

首都图书馆社参部藏有崇祯刻本《李中麓闲居集》一部，亦为一重要刻本。该书原藏孔德图书馆，后归首图。全四函二十四册，卷首有“嘉靖丙辰立冬日中麓李开先书”之自序，唯开头年分佚去，仅存后半，且残破。次为李开先孙及曾孙为他撰作的年谱——《先太常年谱》，末署：

崇祯十四年辛巳二月三日 不肖孙瓚谨辑

瑛谨较

曾孙撰

论刻

可知这一版本刻于崇祯十四年（1614）。

崇祯刻本《闲居集》在行款、版式上与北图藏之所谓“嘉靖刻本”不同，而与其“隆万间刻本”相似，亦半叶九行，行十八字，文集中序次均同于前此之刻本。唯其中有不少配补之抄叶，系抄于印有标准空框之纸上。

此本所附其孙李瓚、李瑛编校的《先太常年谱》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关李开先生平的新材料。如关于李开先出生地，过去有两种说法，有认为生于县邑南隅祖居，有认为生于绿原村。《年谱》于“孝宗弘治十五年壬戌”下云：

是岁八月二十八日 时大父生于邑南隅祖居。按：李氏自宋元以来占籍阳丘，即有此宅一区。宅中古槐一株，至今尚存。相传大父登科时，其年槐叶甚大。

则可确知李开先出生地即为章丘旧治南隅之李氏老宅。

关于李开先科举的情况，以前所见到的记载也很不一致。《年谱》载：

嘉靖七年戊子 与夹谷先生同领乡荐。夹谷先生名在

第六，大父名在第七，至今脍炙人口。

嘉靖八年己丑 登罗洪先榜进士。会试在第二十。廷试拟取上甲，因落“臣谨对”三字，遂置二甲。

明万历，清乾隆、道光间所修《章丘县志》“李开先传”皆不载开先乡试之名次。明嘉隆间武英殿大学士殷士儋为李开先所撰墓志铭中称其“以毛诗举嘉靖戊子山东乡试第二人”。^③今当以《年谱》所记为确。廷试中李开先遗落“臣谨对”三字而屈居二甲之事，亦见于《李氏族谱》。

《年谱》中还有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有关李开先居官经历的记述，如：

嘉靖九年庚寅 观政户部。羌宣府解银八万，兑出羨银五百七十余两。边郎腾书本部，以为自来解银无如李进士清者。出使上谷，开先仅在其长诗《塞上曲》的小序中略一提及，曰：“予曾两使上谷、西夏，其军情苦乐，武备整废，颇尝触于目而计于心。当时壮年，便有挾伐四夷，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之志。”今可与《年谱》互相印证。

又，“嘉靖十五年丙申”条又记载：

陈留太傅梅亭刘公之孙存息，以次当荫。裹千金为资，初谒太宰仪封王公，驳之。又因灵宝许公在部，复入京谒。许公曰：“事在先朝，且经前部，若难为矣。长官文选李郎中极有才处，试候之。”刘三而有成命，始以查，继以请，又既而以题覆，遂得办事。中书初诏吏以刘生故，吏有难色，曰：“渠在前部曾以千金犹不得，今何易易耶？”大父斥之曰：“如以分，千金何事；如非分，千金何为！且若为，吾吏欲攫人之金乎？”吏唯唯退，谨如命。刘不费一钱，竟收千金之效，殊异之，因踵门谢曰：“某曩谒吾乡两先生，一有斥言，一有难色，公何慨然耶？”遂笑应之曰：“令祖先朝耆德，予为秀才时读其文，辱从长者之后，又颇悉其立朝之

节，常想其人。今见若，幸慰矣。况在恩典，谁可废乎！”

刘为感泣，终身事之。

此种事例，无疑是李开先为吏部文选郎中时清廉正直的证明，唯其任文选郎中是在嘉靖十八年七月后，疑系年有误^④。

《年谱》还记叙了李开先与茅坤（鹿门）的友谊，及他在吏部时挺身为茅氏辩诬之事，“鹿门终身感之”。数十年后，茅鹿门之次子国缙来知章丘县事，时开先已歿，茅令仍不忘这位耿介的父执，在其作《双烈祠碑记》（见清道光《章丘县志》）中，屡屡称引中麓先生，甚为尊重。归回后，李开先在家乡颇有声望，过访官员不绝，《年谱》中亦多有描述。

《年谱》最后还记述了李开先辞世前的情况：

隆庆二年戊辰 大父故尝病脾，间岁作，不至剧。丁卯秋乃大作，寻愈。至戊辰元旦犹作自庆诗云：“六十余年两戊辰，今辰犹是未衰人。青藜杖弃长行健，绿柳条新远望真。蚤起书云聊卜岁，不须曝日已知春。林居朝阙同乡老，尚忆当年拜紫宸。”又作对云：“戊辰不异岁月如流前是婴儿今渐老，甲子无穷壶天自永因降姹女得长生。”亲宾拜庆者盈庭，复觉劳顿，渐淹至二月十五日，随（遂）不起，得年六十七岁。未卒前四日，犹手书遗嘱云：“家居二十七载，享林下清福，人生至此亦云足矣！唯苏杭未得一游，普济新修园未得到，《词谿》一书未成，尤可惜也。”字画不减平时。

类此详细的描述，未见于他书，足见珍贵。《年谱》中也有一些错误，如述及李开先在吏部的迁转情况，其时间多有错讹。这一问题造成的原因大约在于离李开先去世已逾半个世纪，加之编谱者粗疏所致。此事可参考笔者所撰《李开先居官考》。

三、李开先的一些其他作品

辑校本《李开先集》未能收入的一些作品，近年来续有所见。

(一) 散曲正宫套数《述隐·赠对山》 有明万历陈所闻《北宫词纪外集》卷一所收刻本。这是迄今所能得见的李氏最早的传世之作，写于嘉靖十年李开先送饷去宁夏的途中。该曲凡两千余言，情感真挚，文句铿锵，很能反映出新科进士李开先的抱负，是明季散曲的上乘之作。故此作一出便“传播长安”。

(二) 《改定元贤传奇六种》 明嘉靖刻本。南京图书馆善本部收藏，刊刻甚精。计有“《青衫泪》、《梧桐雨》、《陈抟高卧》、《两世姻缘》、《扬州梦》、《误入天台》”。持之与臧氏《元曲选》中同名剧作比较阅读，可见出不少地方优于后者。择取和改定时体现了李氏的艺术主张和审美情趣，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应收入李开先集中。

(三) 《中麓山人拙对》、《中麓山人续对》 有明嘉靖刻本。辑校本以“缺乏文学价值”未予入选，甚为可惜。这两部对联集倾集着李氏的心血，是他生活和思想历程的笔录，对考证李开先生平，研究他的思想，剔理其艺术观和写作笔法，都是很有价值的。故杨东江尝评曰：“读是对如读《水浒传》，至下回分解处唯恐终也。”

因此，建议对李开先的作品应重新予以編集出版。

注：

①弭少庵名子方，章丘人，秀才，李开先姻亲，有文名于乡间间。其跋语在《闲居集》刻本与钞本中均存。

②北图藏有嘉靖刻本《新编林冲宝剑记》，署“中麓放客撰”。

③此“墓志铭”可见于殷氏《金輿山房稿》、焦竑《国朝献征录》。铭石在“文革”间出土，现藏章丘博物馆，但几处文字略有不同。

④ 据《明实录·世宗实录》卷227，文选司郎中黄祜因“贪婪欺罔”的罪名，“下诏狱，黜为民”。李开先在此后始转任文选司郎中。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